

• 趙 赴

青霜劍

中

青 霜 剑

赵 赴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东北师范大学校办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875印张 2插页 368千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长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500册

ISBN 7-5059-0788-3/I·538 定价：4.45元

目 录

引子	打出山门.....	(1)
一	无语问剑.....	(19)
二	半个药方.....	(30)
三	隔墙有耳.....	(42)
四	夜色深沉.....	(54)
五	不速之客.....	(66)
六	乐中有悲.....	(78)
七	瞎子说戏.....	(89)
八	三人同荐.....	(101)
九	此恨绵绵.....	(112)
十	罗靖请缨.....	(123)
十一	救命之恩.....	(135)
十二	拿手好菜.....	(146)
十三	少女跟踪.....	(159)
十四	坐你花轿.....	(170)
十五	怪物之谜.....	(181)
十六	赠剑藏诗.....	(193)
十七	鸳鸯梦断.....	(206)

十 八	张翠难情	(217)
十 九	罗绪试艺	(227)
二 十	突如其来	(239)
二十一	妓女告密	(250)
二十二	血染青霜	(262)
二十三	嫖客审妓	(277)
二十四	宝剑回山	(288)
二十五	各有心思	(299)
二十六	枪击暗鸟	(311)
二十七	怪女送礼	(322)
二十八	三难妹丈	(333)
二十九	杀熊取胆	(345)
三 十	瞎子出探	(357)
三十一	戏卦算情	(368)
三十二	少女被辱	(380)
三十三	断崖遗恨	(392)
三十四	父判其子	(403)
三十五	妓女作证	(414)
三十六	裁奸惩叛	(425)
尾 声	交代几句	(438)

引子 打出山门

浩瀚而又神秘的长白山林，象一片不见边岸难知底蕴的大海。望去是满眼的苍绿，走进则见奇花异草，珍禽猛兽。这里是人参的老家，紫貂的故乡，梅花鹿的乐园，东北虎的领地，还有松香河里的珍珠，松花江里的细鳞鱼，霸王朝的碧粳，都是贡品，要送到皇宫禁苑的。在这片老林子里，有放山①的、采药的、打围②的、伐木的、放排的、打渔的、窖鹿的、打松籽的、拣蘑菇的、种大烟的、拐人的、截道的、占山为匪的……

奇怪的是，在一片针阔混交林里，竟有一座庙宇。它不傍名山胜水，不结重镇古城，默默地隐在林中，象一朵小小的云彩，静悄悄卧在那儿，故名“卧云寺”。

这卧云寺，既没有红门高墙，也没有朱檐雕梁，要不是那个寺字，没有人以为它是一座庙的。占地二十余亩，用小碗口粗的青桐柞木杆儿夹出院墙，山门则是两棵合围粗细的

注：① 放山：采山参。

② 打围：狩猎。

红松，两扇用黄菠萝木板做成的门装在松树上，既不关严也不洞开，日日夜夜总是半开半闭。内里有座用山石砌成的殿，有几座泥像，倒也是粉面金身。殿后为一大空场，是和尚们练功夫的地方，再后面是一排用原木垛成的房子，和尚们在这里吃饭睡觉。

卧云寺的近邻是九十里外的一座集散山货的小城，叫作山河镇，镇外有座不大的关帝庙，所以这卧云寺几乎没有香客，和尚们要种地、种菜、采药、打柴，跟那些光棍农民无甚区别，只是少了许多纷扰。

这一日，轮到法星、法云去采药。法星，俗名罗天林，十五岁来到卧云寺，已是八个年头，由一个瘦瘦弱弱的半拉子长成了个五大三粗的车轴汉子，浓眉间藏着团英气，一双大眼总在寻求什么，拳脚练得更是上心出力。禅师常对他说：“要斩却尘缘，以往事要化为云烟，散在天外，万不可聚结心头……”当罗天林点头走去时，禅师望着他的背影常暗自叹道：“日后怕不是门中人……”法云比罗天林小两岁，俗名尹正阶，谁也闹不清他为什么要出家。他人长得秀气，又机灵，深得禅师喜欢，禅师已想过到了那一天时便将衣钵传给他。尹正阶跟罗天林要好，他看出罗天林是个角色，不免有些嫉妒，又见他重义气，肯帮人，觉得必得交结的。

清晨，浓浓的雾还在树梢上缠绕着，几记沉厚的钟声震得山应谷鸣，和尚们嘿哈地练了气拳脚，接着笃笃的磬声清清亮亮的传出来，弄得山雀子直抖翅膀不敢叫。一缕缕香烟袅袅地散出来，一种异样的香融在清芬的晨气之中，诺诺叻叻的诵经声响成一片，与这锦山绣水不甚相谐。罗天林和尹正阶绑好芒鞋，肩了药铲，走出山门。

“法云，今日怎样走法？”

“嗯，上回你东我西，这回你西我东。”

“好，晌午时分，还在那棵老槐树下聚齐。”

“好，好！先谢谢师兄了。”

尹正阶愿与罗天林一起采药，是因罗天林腿快眼尖，采得多，又多是好药材，而他连一半也采不上。每次二人在老槐树下聚齐，合了药篓再二一添作五，总是满面光彩回去，听禅师的几句夸赞。为此，师弟吴兴烈曾说过罗天林，不该让尹正阶讨便宜，罗天林一笑了之。

罗天林沿着条似路非路的毛毛道向西走去，哼着禅师编的采药歌。

背篓荷铲出庭院，
芒鞋踏遍数重山……

他突然停住脚步，大叫一声。向东走去的尹正阶听到声音，忙赶了过来。

罗天林发现在一棵树杈上吊着一个青发红袄的小女子，忙扔了药铲，跑上去，一手抱起那女子，一手拿下那个断命的绳套。然后蹲下身来，让那女子半躺在他的怀中，便一声接一声地呼叫。

“大姐醒来！大姐醒来！大姐醒来！”

那女子无力地呻吟了两声，罗天林松了口气，把她平放在草地上，坐在那里叫着。

尹正阶看得清爽，好不后悔。若是今日他走西罗天林走东，让他碰上，救下，岂不是天赐“良缘”，做上一回。在这山里当和尚，连个女人也见不到，这是他最受不了的。他

眨眨眼睛，转过身轻轻地走开，然后快步地回了卧云寺。

那女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见一个和尚坐在身旁，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
“大姐，可好些？吓煞小僧了。”

女人忽地坐起：“你，什么人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小僧是卧云寺的法星。”

女人明白了：“师父，你，不该行善救人。”

“行善，是佛门的根本。”

“不，不该救我，真不该救我！”

“大姐正是芳年妙龄，不该寻短见。”

“身落苦海，无边无岸，但愿一死，求个了然。”

罗天林一听这话，知这女子不是贫寒农家的，又不象大家闺秀，少说也是识得几个字的。他原是目不识丁，到卧云寺八年中跟禅师学了识字，学了念经，还写得一手有五六分功夫的颜体字。他想，她既识得字，就容易以理动她。便微闭双目，半似诵经半是说活。

“身陷苦海，自身便是小船，只要生气不灭，就能到达彼岸。”

“师父，佛门中人，不知世上的恩怨，都说是死不如生，哪知有时活着比死还难！”

“大姐，想你有许多苦楚，吐出来就好了。”

“苦是吐不出来的，说有何用。师父不必费心，请回去吧。”

“你，还要寻短见？”

“这是我自己的事，让我自己去办！”

“不！小僧碰到了，就有我的事了！”

“怎么，你要救人救到底？”

“佛祖教诲，不敢疏忘。”

“好吧！”那女子抓过药铲递给罗天林，“你将我打死，就算救到底了！”

“嗬嗬嗬，你死，还要小僧做个罪人？”

“那，请回。”“见死不救，依然是个罪人。”

“你，你……”那女子无话可说了。

“大姐，就算你一死求个了然，岂不想坏了你的父母？”

“父母？他们，都走了。”女子擦了擦眼睛，“父亲是个穷教书的，五年前母亲病故，落下饥荒。父亲教书，代人写信，除此再没能为。可那债越来越多，财主便要我去抵债，逼得父亲喝了卤水找妈去了。父亲也是想愚了，人死债不死啊，我只得进了财主家顶债。那财主见我长得……”

那女人咬住话头，低下头去。罗天林这才认真地看她的模样，呀，竟是一朵绰约的山花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气韵。忙忙地闭了眼，暗念陀佛，让心静下来，出家人是不该眼餐秀色的。

“……便起了歹心，我沈玉洁哪是那种人，他就把我锁在个屋子里。亏得个好心的婶婶，是给他家做饭的，偷着放了我。跑出山河镇不远，后边就有人追来了。我慌不择路，跑进了大山。也不知后面是不是有人追了，还是舍命地跑，整整跑了一天一夜，昏倒在这儿。昏了一整夜，叫你们寺里的钟声震醒。一个单身女子，能跑到哪里去？早几天晚几日，免不了都是个死，还要填那狼腹虎肚。我隐隐地听到了你们诵经，便有了主意，在这经声中带着清白的身子去见父母吧。还想到，寺里的师父会发现我，一定能为我念经，把我掩埋……可是，你来早了，来早了，再晚来一刻就好了……”

罗天林听了，半晌没有作声，只是浓眉在颤动。

“师父，你就成全了我吧。”

罗天林忽地站起身：“看来，真不该救你！”

“是呀！我沈玉洁，只有死路一条呀！”

“不！我说不该救你，是你不仁不孝！”

“什么？我不仁不孝？师父不认识我，怎出此言？”

“这不已经认识了吗？只这一会儿，就知你是个不仁不孝的女人！”

“啊？你？我虽不想生，但不受骂！”

“你听着！那位婶婶担着风险救了你，是让你活下去，可你偏要死，瞎了她的心思，忘了她的情义，这就是不仁，真真的不仁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父含恨死去，只剩你一人，他们辛辛苦苦养你一场，你不想为父母报仇，反倒一死求个了然，这就是不孝，实实的不孝！”

“呀……”

“好样的，死也不这么死，认可死在他们的刀下，也要把一腔子血喷到他们身上！”

“我也想报仇，可一个女孩家……”

“女孩家怎么样？花木兰、梁红玉、穆桂英不都是女的？李自成的义军中还有女兵营呢，也杀得官军闻风丧胆。这不在男女，也不分老少，全在血性刚不刚，志气壮不壮，有志者，事竟成！”

沈玉洁望着罗天林，突然跪在那儿：“师父，能指点指点我吗？”

“大姐快快请起。要我指点，头一条就是要活，怎么苦怎么难也要活着，活着！”

“可我，怎么个活法呀？”

“你往远处走，找个下落安身。断钱断粮不可断志，血干泪干心不能甘。要想报仇，十年不晚，慢图良策，寻找机缘。倘若一生不能报仇，养儿育女也要雪冤！”

沈玉洁双眼里有了光彩：“谢谢了，我再也不想死了！是师父救了我，不光救了我的命，还救了我的心，不说后报，也该记着。请问佛号。”

“俗名罗天林。说实活，我不是佛门中人。我的苦比你深，我的仇比你大。我在这儿，为的是学点学问，练些武艺，有朝一日，也许我也会拉起一帮人马，为我，为你，为大伙，为那些有仇的有恨的有苦的有冤的，踩遍不平路，杀尽欺世人！”

沈玉洁似受了鼓舞：“好，我走了。”说着，深施一礼，又说：“十年后，也许我们能见面，那时我们的仇都该报了！”

“等等，你有盘费吗？只怕还饿着肚子吧？”

“不是断粮断钱不可断志吗？”

“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弄点吃的，还有几串钱。”

“不，我，能活下去！”沈玉洁说着，扯了一把树叶填到嘴里嚼起来。

“好样的！你等我，一定在这儿等我！”

沈玉洁见他诚恳实在，只好点头答应。

罗天林走了几步又回过头：“我不回来，你不准走！”

沈玉洁深深地点点头，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突然升起一股热流，迅速地流遍全身，流得亮了眼，红了脸。自己骂自己：“混！人家是和尚呢。”

罗天林回到寺门，有几位师兄弟在那儿张望，他没在

意，也顾不得在意，急忙去收拾了些干粮，拿出自己攒下的十来吊钱，一并用方蓝布包了，又急急地往外走。

“无量寿佛！”

罗天林忙收住脚，抬头一看，禅师站在面前。禅师早已站在那里，他听了尹正阶的话，随尹正阶走出山门，往沈玉洁上吊的地方望了望，然后转回身在这儿等着。

罗天林合掌道：“师父。”

“法星，你这样匆忙，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师父，那边有位女子投环寻死，被弟子救下，想送她几文钱，让她有条路走。”

“入得佛门，斩却尘缘，尘世中事，与我佛门无关。”

“师父，这女子好不可怜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佛门灭七情、戒六欲，你却接近女色，成何体统？”禅师对天合掌诵念，“西天我如来佛祖，今有弟子不规……”

罗天林一颤，莫非要以寺规惩治？可是……“师父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

“嗯？”禅师睁眼总是半闭着的眼睛。

“师父日日教诲，要大慈大悲……”

“尘世之人，自有命定。”

“佛祖教我救人救到底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见死不救，心无我佛。”

禅师再次把眼睁大些，打量着罗天林，心里道，真不是我门中人，不必再留他了。让一个和尚去把罗天林的东西收拾出来，让另个和尚去请镇寺宝剑。

罗天林大惊：“师父，要赶我走？”

“不是赶你，是你与佛门无缘。”

罗天林忙跪倒：“师父，弟子救人一命错了不成？”

“这非你所错，我亦无错。我们卧云寺的老规矩，带着你的食钵哨棒，打得出去，你就还俗，愿意救谁就救谁；若是打不出去，只得按寺规教训。”

一和尚将个包儿交给罗天林，那是他的全部财产。另一和尚捧一把剑站立一旁。这是把短剑，长仅尺余，刃薄如纸，真是“岩岩如琐石，涣涣如冰释”，是龙泉宝剑。把剑尖弯至剑柄，弹回挺直如故。剑上刻着简洁的花纹，那是用钢凿凿上的，浇上铜水，铲平磨光，细看才知是云中一鹤。剑鞘金纹银鳞，煞是好看。因那锋刃，青虚虚光若寒霜，令人不寒而栗，故叫青霜剑。相传，此剑乃是铸剑大师欧冶子的第五代曾孙所造三把宝剑胜邪、银钩、青霜之一，距今已有两千余年。是耶非耶，无从得知，只是行家认定是把古剑，是龙泉剑，称得一宝的。卧云寺的第一代禅师以此为镇寺剑，凡有大事，必捧出此剑，众和尚见此如同臣民见到皇上的尚方宝剑一般。

那和尚将青霜剑一擎，众和尚摆下了阵式。

“法星，看你的功夫了，打出去吧！”

罗天林低头不语，暗动心思。众和尚悄悄有话：

吴兴烈愤愤不平：“救人，也犯寺规？”

尹正阶眯眼：“他抱过那女子。”

一老和尚：“不把她抱下，如何救得？”

一小和尚：“要是你会怎样，不救？”

吴兴烈哼了声：“他呀，恨不得给抱跑了。”

尹正阶正色骂道：“胡说！”

“你才不是佛门中人，要没女人怕难了此生。”

“无量寿佛！”禅师念了一声，这是下令。

罗天林想，进寺八年，认了许多字，懂了不少事，练下了拳脚，岁已二十三，也该出去闯闯，寻机报仇了，不然那仇人死了，找谁去报？罗天林不知，他的仇人已经死了。他振振精神，活动活动手脚，说了子声弟告罪，便一路打去。

头一阵是四个小和尚，功夫还浅，顺利通过。

第二阵却是寺中的四位好手，象吴兴烈一人就让罗天林难办，何况是四人。他望了望吴兴烈，朝他冲去，一个跃天扫辰式，犹如飞雷催风，吴兴烈沉地潜草，躲得缓慢了些，罗天林变招双蛟吐秀，接着以九龙绕身，冲了出来。他知道，是吴兴烈他们有意相让。话不能讲，只能投去感激的眼神。

第三阵便是禅师了。

“师父，弟子功夫浅薄……”

“少说废活，打不出去按寺规教训！”

罗天林只得与禅师拳脚相斗。禅师的拳脚实为上乘，只是年岁大些，体力不如罗天林。罗天林不忍对师父下手，躲躲闪闪。

“法星，你若连我都胜不过，怎么能出去闯荡？”

一语提醒了罗天林，真的与师父相斗起来，待二十余个来回，禅师体力不支，被罗天林的回头望月一掌，打倒在地。罗天林急忙去扶禅师，口里连连告罪。

禅师站起：“无量寿佛，你还俗去吧。”

“师父，弟子永世不忘大恩。”

禅师让一和尚去拿个什么包儿，不一时拿到。禅师双手托包，说：“罗天林，知你不是佛门中人，已为你置下一套行装，快去换上。”

罗天林接过，去房中更衣，是一套白细布衬衣，一套青布裤褂，一双青帮硬底鞞鞋，还有顶布帽，穿起来很是合身。双眼含泪走出来，跪在禅师面前。

和尚们吃了一惊，一换衣衫，罗天林又是一番模样，显出了他的英俊，他的活跃和他的神采。

“天林。”禅师的声音有些涩，“出去好自为之，也许能做番事业；如若不轨，将是一个祸害。”他伸手接过镇寺宝剑，让罗天林望着剑：“罗天林，这剑就是老衲的话，你带在身边，能做事业，这剑就是你的手中之宝，若是不轨，这剑就是除害的，你敢接吗？”

罗天林磕了三个响头：“师父，弟子就是做不成事，也不会成个祸害！我尊师父的话！”双手将剑接过，举在头顶，回头道：“请师兄师弟记着，若是我有不轨之事，我将用它自裁。”说罢，提起小包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禅师扭过头，流下几滴老泪，忙忙地擦了。

尹正阶眯眼：“便宜了他，还得了个娘们。”

吴兴烈扫了他一眼：“你不好也打出去。”

“随我来！”禅师大叫一声，领着众和尚操练起来。

沈玉洁在那里等急了，又听得寺里有打斗喝叫声，一颗心悬在半空里。见一黑衣黑帽之人走来，忙躲到树后。

“沈玉洁，沈玉洁！”罗天林焦急地寻望着。

沈玉洁定神一看，原来是罗天林，换了衣服，是个魁梧英俊的男子汉，那宽宽的肩头，能承担苦难和重任，那挺挺的胸脯，能给人以温暖和依靠，如果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天大的难事也不怕，海样的苦水也能喝尽它。

“沈姑娘，沈姑娘！”

沈玉洁走出来，望着罗天林的衣着：“师父，你……”

“噤噤，再别叫师父了，看，还俗了！”

“还俗？刚才没有提起，怎么这么快……”

“因我救了个女人……”

“啊，是我连累了……”

“不！我正想还俗去报仇呢！师父早已看明了我，早早地为我准备下了这身衣服，今日是借机打发我走。沈姑娘要到哪里去，我送你一程。”罗天林拿出干粮，“吃吧，吃饱了好上路。”

沈玉洁饿坏了，拿过干粮虎吞了一气，肚里有了点底儿，才觉出吃得太急，望望罗天林：“大哥，笑我了吧？”

“我挨过饿，什么都知道。见你这般地吃，让我想起自己挨饿的时候。实不相瞒，有一回我还偷过农家的青苞米，生着啃了十几棒……”“那，算不得偷。那是……”

“偷就是偷了！你想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我，哪里有地方可去？举目无亲，又不知路，就算走到什么地方，也保不准不遇上坏人。”

“那……”罗天林挠挠脑袋，“难办。”

“大哥，你有地方去吗？”

“我，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我去的地方。”

“那，我就随大哥走，大哥到哪我也到哪儿吧。”

“什么，跟我走？一个年轻光棍领个姑娘……”

“就说我是你妹妹……”

“怕人家不信。我罗天林要行得端坐得正，不能让人家说闲话。”

“不肯带我走，我只好……大哥，你走吧，我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还要……咳！我带你走一段，然后你自己去闯吧。”

沈玉洁高兴地跟上罗天林，穿着老林子，这才有心思去看那大树、那鲜花、那小溪、那山雀，猛然间想起父亲教过她元好问的一首诗，禁不住轻声念出来：

地僻人烟断，山深鸟语哗。
清溪鸣石齿，暖日长藤芽。
绿映高低树，红迷远近花。
林间见鸡犬，直拟是仙家。

“你念道些什么？哪里来的鸡犬。”

“若是在林子里有间房子，种些粮菜，养些鸡鸭……”

“好日子，是不？连父亲的仇也会忘了吧？”

“大哥，我是说……等报了仇之后。”

“之后，也不会当仙家的，是人，还是人。”

他们不敢去山河镇，那儿有沈玉洁的仇家。现在，他们还没有条件和能力去报仇。罗天林凭着记忆，向松河县的方向奔去，那有好远的一段路程。他们这样说着，走着，并不觉得怎样累，罗天林是有意慢走的，一个姑娘家怎么跟得上他一个练过功夫的男人呢。不觉到了日落时分，在一条山溪旁坐了，喝着溪水，吃些干粮。

“沈姑娘，怎么就吃这一点？”

“头晌吃得饱，这阵儿还不饿。”

“我还看不出来？你是舍不得。”罗天林说到这儿突然想到，“你是省下给我？”

“不，我真的不饿！”沈玉洁扑闪着亮亮的大眼睛。

“沈姑娘，你不该这样。既然咱们同路，饱就一起饱，饿就一起饿。在这山里，是不会饿死人的！”罗天林递过一